



如果不是两个，如果价钱不是“相当合适”，易长安对一小单生意肯定也不会这么上心。初平阳想了想，让他五分钟后打过来。他开始翻手机里的通讯录，在几个北大毕业的博士师兄师姐里权衡。私人关系既得好，还要人家愿意帮这个忙，毕竟是造假。有些知识分子习惯于做着样子爱惜自己的羽毛。他找了一个在某新闻社工作的师兄，把电话打过去。那师兄说，没问题，随时来拿，送他都行；早知道这玩意没啥用，当初就不撅着屁股哼哧哼哧去念那鸟博士了。该师兄对学历向来不太在乎，加上在单位里，因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，经常受别人排挤，窝着一肚子火。该师兄说，他打算去非洲清静两年，正好有个派驻任务，别人都躲，他主动接了；不跟这帮鸟人钩心斗角、消磨生命了，烦也烦死了。

## 三

炎热的夏季已近尾声。随着酷热消退，所有人的心情都开始变好。憋儿向舒莞屏透露许多东部战事：几位将军以空前强大的实力震慑了旗营，总算让鞑子兵有所忌惮。“多么凶险啊，原来官家的谋划是这样：从关外调来一支新军，然后旗营出动，让附近的山地悍匪群起策应，一举解除河西武力！可是神算不如天算，那支新军在半岛刚刚立足就一分为二，就此瓦解！”“是的，起义新军变成了‘革命军’。他们现在如何？”“现在有些不妙，前不久遭受很大损失，好在没有全军覆没。”

舒莞屏甚为痛惜。他看到憋儿幸灾乐祸的样子，十分讶异。“大人，我知道您恨官军，我也一样。可是，那支哗变的队伍最后并未投向我们！他们本该与棘针棒方来将军合而为一，将军也派人去谈了，结果还是没成。你知道缘故的。”舒莞屏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“哼，就因为那个革命党人！他只听特使一人的，而特使只听南方总首的！就这么着，本来是一盘好棋，就因为那个又倔又邪的家伙，全都耽搁了，完了。所以他们吃亏也是活该！”

舒莞屏没有与之争辩。他心里明白，憋儿说出的必是大城池的看法，来自府上。关于革命党，到目前为止也仅仅止于一些传闻，自己虽然亲身领教过特使及手下“铁嘴”，其他仍一无所知。他只对那场英勇无畏的“起义”心生敬意。啊，“起义”，一个神圣的字眼！他又想起了特使与大公的会面、自己与特使在竹丛边的交谈、无意间触犯的那个禁忌。关于“起义”，他首先会想起圣女贞德，那匹战马，那面旗帜，那支长

初平阳把师兄的电话告诉易长安。长安说：“有人在你那边说话，听着像我妈。”

“就你家老屋。”  
“我爸是不是又跟你说他的《群芳谱》了？”随他说。要让你帮忙找出版社，你答应着就完了。他真以为自己写出经典了，非要在三联、商务印书馆和人文社出，那才配得上他的书。还不愿意自费。他把版税都想好了，就百分之十二吧，也不欺负人家出版社了。真有想象力。我快被他整疯了。”  
“刚开始说，还没深入。”初平阳说，“现在谈的是尊严。”  
“是不是真理的尊严和意志的尊严？”  
“就这两个。听上去来头挺大。”

易长安在香山脚下笑了。“老爷子开窍了。我跟他谈，啥方法都可以用，只要扛住了，坚决不搬。您不是整天把尊严挂在嘴上吗，好，咱们就捍卫一下尊严。弄一个子虚乌有的古人往那里一放，就得给她让路？凭什么？还有事实和真理没有？就跟他们耗，得保住咱们意志的尊严。要不是担心我妈心理受伤害，我妈早回去跟他们打官司了！”

老爷子的理论支持原来是从儿子那里来的。初平阳不得不感叹，易培卿的变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条被忽略了，那就是：他终于被儿子收拾利索了。这个家的一把手不再是易培卿，而是易长安。过去他喝酒、打老婆、训斥儿子、搞女人；现在，除了喝酒，所有趾高气扬的恶习全戒掉了，自然地戒掉或者被迫地戒掉，他已经习惯了沿着儿子指引的方向前进；就算唯一剩下的喝酒，他也依赖儿子，因为牛栏山二锅头只能从

北京来，花街上买不到。

初平阳透过海棠的枝叶看易培卿，此刻他鬓发斑白，坐在一把旧藤椅上，有滋有味地喝着二锅头，老花镜挂在鼻尖上，往嘴里数花生米。他的嫉妒和暴戾从眼角消失殆尽；他老得不得不慈祥了。这个年过六十的老男人，迎来了一个父亲的黄昏。

“伯伯和阿姨都挺好的。”  
“你说什么，平阳？”  
“我说你爸你妈都挺好的。”  
“折腾一辈子，我爸他该消停了。”易长安说，“有一天早上洗脸，离开盥洗池的一瞬间，我在镜子里看见了我爸的脸，吓我一跳。我走回去看，是我自己的脸；准确地说，我在我的脸上看见了我爸的表情。平阳你知道的，所有熟悉的人都说我长得像我妈。但那天早上我在我的脸上看见了我爸。所以我想，有些东西是任你怎么掩盖和篡改都抹不掉的，那就顺其自然。一把年纪了，他们想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什么吧。我把他斗趴下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的脸上有个父亲，心里一定也有，身上一定也有。我们身体里都装着一个父亲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直到有一天他跳出来；然后我们可能会发现，我们最后也是那个父亲。”

易长安从来不缺表达上的才华，但这番话还是把初平阳给震了，尤其是在易培卿面前。在初平阳看来，世上最不和谐的父子关系就在易家。多年来易长安像反对暴君和敌人一样反对父亲，几乎到了凡是易培卿反对的他都接受、凡是易培卿接受的他都反对的地步；他愿意做一切能让易培卿跳起来的事。当年，易培卿让他学理，他学了文；易培卿让他到城里教书，他去了乡下；易培卿让他

考公务员当国家干部，他跑到北京当了个办假证的；易培卿让他好好守着老婆过日子，他用鼻子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你也配跟我说这个！”他把经手的每一个女人的照片都寄回家给他看。

“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忘了问你，半晌不夜的你这会儿回花街干吗？”易长安问。然后初平阳听见他在那边说，“等一下，我在跟平阳打电话呢！”他重新转向电话，“不好意思，惠惠叫我，咋咋呼呼的。”他和女朋友在一起。

“忙你的，家里放心好了。我回来收拾一下，把房子卖了；上次跟你说过，想出去念几年书。”

“那啥耶路撒冷？枪林弹雨的，还真打算去啊？你卖哪儿的房子？”

“大和堂啊。没那么严重，那么多人还不好好的。”

“大和堂要卖？等一下，”易长安说，他的嘴离开手机，扯起嗓子喊林惠惠，让她回来，“平阳，别卖了，大和堂归我，价钱你说多少就多少。”

“你也来救济我呀？”

“救什么济！我真的想要。需要救济也没问题，多少你说话。”  
“救济就免了。房子卖了足够。不过，杨杰定下了。”

“他凑什么热闹？用大和堂养二奶？”

“他没你花。”初平阳说这话还是压低了声音，担心被易培卿老两口听见，“他说做生意。我也搞不懂他做什么生意。”

“在石码头上做水晶生意？”易长安沉默了几秒钟，“风光带整起来，倒也不是不可以，但目前基本上还是瞎起哄。这事你别管了，我跟他谈。我还真有点急了。”

(未完待续)

## 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 86）

矛，那双电火一样的目光。舒莞屏知道，正是这样一双眸子，深深地灼伤了自己：同样是一匹马，一个女子，一面旗帜，一支长矛。

一如冷大人所言，北海战舰消逝得无影无踪。“它们去了哪里？”他问憋儿，对方也不知道。但是它们毕竟没了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再也听不到隆隆炮声了。小棉玉的厢车出现了，她迎着舒莞屏走来，步履轻快，斗篷长襟飘起。“公子，一切好极了，比我们料想的还要好！浪荡岛上的守军本来准备拼死一战的，现在全部撤回了！”她因为亢奋，两颊有了红润。舒莞屏像她一样喜悦，但不是全部：心的一角似乎还没有被这快乐润透。他问到了大公，不知时下人在哪儿。

“我就是为这个来的呀，公子快收拾一下吧，你要住到她那里了，因为战事的耽搁，那批洋语文书已经积起了太多，大公这会儿要从头打理了。”她看着屋里，一眼瞄上了那对锃亮的海贝，走了过去。舒莞屏说并无多少东西可带，只有一个柳条箱包。“我们何时动身？”“就这会儿吧。”她把海贝放在鼻子上嗅了嗅，小心地搁在原处。憋儿随行，独自骑马。

一群白鸽从地上掠起，在树上注视车马。疏林中有人清除吹落的干枝。几座大草屋被树荫笼起，草叶颜色变得深邃。几只小鸟

抬头看人，并未飞去。车子停下，有人前来提东西，舒莞屏自己抱紧了箱包。憋儿被引到东西长廊右边，那是卫士的居所。小棉玉直接把舒莞屏领到一个地方，这是以前未曾踏入的：一间不大的卧室，一边连接餐厅，一边通向很大的书房。这种设置与行营太像了，只是这里的书房要大一倍，里面的摆设稍稍杂乱，有大小不一的案桌，上面摊放了各种书籍文书。

舒莞屏的卧室很小。他把东西放好，看一旁空荡荡的书架：上面摆放了粗糙的茶具，壶和杯子真够笨重。一旁有几株风干的小蓟，他取起嗅一嗅。紫蓝色的丝瓣压扁了。他在屋里待了一会儿，想去书房，却不知是否唐突：这里只属于她一个人，是大公阅览的地方。她或有另一间当值的屋子，或在以前去过的边厢旁边，在上次举行授勋仪式的大厅附近。

晚餐是自己一人。仍旧是简单的饮食。与过去不同的是有一杯自酿米酒：微微酸甘。他想再喝一杯，没了。从餐厅往回走，看到那间书房燃起了烛光，空无一人。他回屋里坐了一会儿。

午夜到了，这是夜猫子的重要界限，偶尔越过，那是因为冷大人的缘故：对方似乎有意将自己领进一个晨昏颠倒的世界。因为行营的经历，他知道大公会于午夜前入睡。

他越来越喜欢橘黄色的烛光了，觉得它渲染的空间更适合流连和驻足。不过，如果一直在烛光里浸泡，一脚迈入凌晨，就会有些恍惚；再待一会儿就会困倦，随着它渐渐冷却，又将变得焦躁和悲凉：与整个世界都难以相容。孤独的凌晨之魔如何驱除，暂时还找不到办法。通常是找一个人交谈：有时有效，有时又会发觉，两人正在一起奔赴孤绝无援或冷酷无情的境地。他总是在充满诱惑的午夜之前驻足，匆匆回返，粗粗喘息着爬上卧榻。

如同预期，大公实在太忙了，直到九时许，那个烛光明亮的书房里才响起轻微的瓷器碰撞声。又过了一刻，笃笃的叩门声让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。“大公！”他低低呼叫，全力压抑心中的激越。万玉大公站在门前，微启的双唇凝着笑意，双眸清静而宁静。一种温暖和安然，淡淡的时候和难得的松适。特别是历经一场有惊无险的大战之后的缓释，安逸和期待掺在一起：既是一个段落结束，又是一场新的开始。他们即将一起打开那叠厚厚的洋语文书，这也预示了对今后岁月的再次归置。

大公没有踏入卧室，而是转身，和他一起回到那间宽大的书房。这里不像第一眼望去那般紊乱，可能在他用餐时有人料理过，显得颇有条理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陈彦（连载 40）

安北斗仍是手忙脚乱地调整着角度，在用照相机拍照。羊蛋就凑过来看稀奇：“真个有一点黑拐角，像是被狗啃了一口。我大说了，天狗吃月是要走背运的，得敲锣打鼓把天狗朝一边赶哩。”

安北斗说：“你大那叫不懂科学，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球中间，地球的影子把月球遮住了一角，就会产生这种现象。你都是跟草老师上过天文课的人，还是这式子。趟远，我要拍照。”

只要有酒，狗剩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，把鸡爪子也啃得一嘴的油汪。羊蛋说：“我和安哥还没动嘴，你就日囊了这些。”

“砍藤割草，各有爱好么。”

“安哥别看了，你拿点好东西，都让狗剩啜完了，快来抿两口吧！”

安北斗这才进木屋，跟狗剩和羊蛋品起酒来。他其实也是希望狗剩先喝个差不多，才好套话。羊蛋酒量小些，半斤左右就能放倒，而狗剩至少得一斤半。他今天故意拿了两瓶闷酒，就是想在后半夜把事情弄点眉眼出来。有多重信息，都指向了这两个人。并且温如风也感觉那天晚上揍他的，有个人像是狗剩，但头上套着丝袜，身上又捆了丝茅草，脸型、身材就不好辨认了。

这两个货，平常都爱朝铁锤家里凑，一来能混吃混喝；二来偶尔也能凑上桌摸几把牌，或圪蹴在桌子拐角，看谁牌旺，下个炮子钓个鱼啥的。孙家过大事小情的，放三眼枪，他俩都是一线炮手。不过羊蛋比狗剩胖，也笨些，圆饼子脸，老笑嘻嘻的，倒没听说他害过人。而狗剩个子小，二指宽一张窄溜溜脸，又长得细挑，狗钻不过的窟窿，他都能一缩身子穿过去。据说好多撬门扭锁、爬窗翻墙的事，他都脱不了干系。还有人说，他半夜糟蹋了出门打工男人留在家里的媳妇，事干完，人还打呼噜没醒。最后也都是自己“吹牛”吹出来的。总之，一村人都知道这不是个好货。今晚就放开让他喝，不信弄不出一二蛛丝马迹来。

谁知折腾到半夜，狗剩少说也喝了有一斤五六两，还是没探测出任何端倪。听他们说，其实何所长早把这一伙叫去收拾了几天几夜，啥都没问出来。只是被连续的车轮战整得有些招架不住，招了看完《断背山》回来的路上，狗剩确实拾掇了羊蛋。气得羊蛋当着安北斗的面，把酒浇到狗剩脸上骂：“你狗日就是个畜生！我不愿意，他在后边撒土巴坨吓我，说是鬼来了，然后就把我压在大石包上了。”

两瓶酒喝得连瓶子都打了，狗剩把鸡爪子啃了“头茬”，又过了“二茬”，真的是像狗一样，把骨头渣都嚼得一点不剩。可有关半棵树和温如风挨黑打的事，连点缝隙都没套出来。气得他后半夜，嫌狗剩又是呕吐又是打呼噜的，干脆几脚把他踢走了。不过羊蛋睡到天蒙蒙亮时，倒是给他吐露了一点还算有用的信息：“安哥，打温存罐的人，不一定在咱村。我跟狗剩也出去打过人，那是从邻村雇的，有人给现钱。兔子不吃窝边草么。”

天大亮了，晨雾淡淡地笼罩住山峦，像是敦煌壁画上那些飘飘欲仙的云裳羽衣女，缱绻旖旎，衣袖翩翩，让群山充满了仙气与灵动。山梁上的各种雀儿，唯恐自己声小地竞相歌唱起来。他在用镜头捕捉那无尽的远景与近景的虚实构图。

羊蛋突然喊：“安哥，蛇！”

“说鬼话，这两天哪来的蛇。”

“你看么，这不是蛇是啥？”

安北斗一看，果然有一条一尺多长的红皮格子蛇，从山洞里溜了出来。溜得很慢，甚至有些木讷、呆滞。大概是他们的响动和木屋里火炉的温暖，把蛇给提前引出洞了。

他突然想起已是惊蛰了，地下的蛇虫鼠蚁，也到该出洞的时候了。

## 24 春分

安北斗驻村已快满二十天了，按照南归雁的要求，也进行了广泛调查，并且还到邻近几个村，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走访，但没有任何人能提供打人和偷树的线索。邻村人把温如风都叫温师。农村凡有手艺的人，乡里乡亲的都统称师傅。温如风能推磨、压面，并且不短斤少两、讹人诈人，人们自是很敬重。他丢了半棵树、挨黑打和进省城“扒车”的事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。当然，在调查过程中，大家普遍关心的，还是温师的交档是不是被彻底打坏了。都说好在有了儿子，再没个儿，这不让人谋害得断子绝孙了？可惜了那么漂亮的媳妇！他还解释说，都好着哩。人家偏是不信：有啥呢，说媳妇半夜老气得号叫呢。他笑笑说，号叫不一定是生气么！不过在访谈中，也听到一些说一半留一半的声音：温师那半棵树和蛋的事，八九不离十，都是本村打铁的捏的活。他说村里早都没人打铁了，人家就诡秘地一笑说，没打铁的，还能没把铁锤了。他就明白是啥意思了。

(未完待续)